

玄覽堂叢書

第五十六冊

nab
0528913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漕船志卷之八

528913 民國37.2.27

遂寧元山席書編

歸德後學朱家相增脩

藝文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傳有之曰言之無
文行而不遠孔子嘆杞宋無徵蓋傷之
也夫文豈徒言者哉感時紀事而憂國
愛民之情咸於是乎寓君子可以觀政

矣志藝文

詩者心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故

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出詩大序

其

爲物也多姿其爲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

巧其遺言也貴研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

之相宣

出陸士衡文賦

夫文以化成是以移風俗

於王化崇孝敬於人倫經緯乾坤彌綸中

外故知文之時義大哉

出晉書文苑

文之爲用

上之所以敷德教於下下之所以達情志
於上大則經緯天地作訓垂範次則風謠
歌頌匡主和民出隋書文學傳司厥紀載之作歲
久寢以散逸相也景仰前脩採擷芳潤得
詩文各若干篇極知掛漏姑存之以俟補

焉

詩類

一鑑亭

梓溪舒芬

風送長淮繫短航
新亭如待落壺觴
江山青眼原相識
天下蒼生未敢忘
翠竹引涼來几席
綠荷分色上衣裳
倡酬况是逢知己
炎海他時夢正長

次韻

南津胡璉

落日似趣清江航
臨池不去猶飲觴
新亭

歷下地已重別墅，輞川人未忘花雨。喜霑清几席，竹風便靜懶。衣裳能詩，况值何水部。老我偏憐逸韻長。

鷗汀頓銳

西池竹風催酒航，古銅盤映黃金觴。鴻鵠高舉日云晏，鷗鳧不驚機已忘。郢客舊歌分水調，素娥新舞按霓裳。匡時踪跡真無似，只有亭臺足畫長。

當塗楊諫

驛路夫牽逆水航
入門隨處命壺觴
賡酬坐我詩囊苦
傾倒勞君酒禁忘
秋意對人呈畫譜
家兒急板奏霓裳
口誇多少亭臺景
先喜風搖鳳尾長

高沙賈愚

短檻虛亭若繫航
高雲清露促飛觴
憂懸丘壑期終隱
憂在巖廊莫暫忘
月逗水光

搖幌幙風傳秋意着衣裳共憐世態論心
地卜夜那知刻漏長

毅齋劉乾

環碧溪流泛葦航傍閑隨處促飛觴為憐
菊塢真拚醉却憶葵亭未可忘小卜又知
歸數學放歌不減舞霓裳匆匆難盡離筵
思且向吟邊衍興長

莆田柯維熊

遊亭小結此溪航
落落江湖酒一觴
不徑踈籬詩可得
涼雲蒼木暑能忘
荷池小雨初侵笋
竹嶼輕風更拂裳
却喜清幽成吏隱
杜陵此日與偏長

四峯張楠

潮落長淮繫短航
小亭日暮共離觴
濟川才大還誰許
傾盖交深未我忘
槐影一簾侵卧榻
松風十里透塵裳
宦遊踪跡渾如

夢明日懷君夢更長

亦軒吳彰德

巨壑誰憑一葦航故人相憫且飛觴半生
辛苦夢無定一飯殷勤恩莫忘高味好窺
唐戶牖清談須耻晉冠裳他亭不是無花
竹廊廟關山此興長

平地何年駕一航寧須曲水漫流觴對君
懷抱春偏富坐我形骸晚頓忘雅調爭傳

青玉案
俚音翻愧紫霓裳
情投非忍輕爲別
回首朝天路正長

崇陵方豪

一鑑亭開似野航
月華有意照清觴
烟霞心事鶴能識
塵土襟懷竹可忘
石逕光流唵處屐
池波影動醉時裳
已逢賢主情逾舊
況值初冬夜正長

定齋王應鵬

多君深夜艤舟航
白雪紅爐細舉觴
萬事總歸新歲月

六龍曾補舊衣裳
邊塵滾滾何時靖
淮水湯湯此夜長
南國美人思不見
似君傾蓋可
能忘

南雋汪必東

一匝方池可一航
清光無限落瑤觴
開窓月到竹魂動
拂石涼生坐意忘
幽竹竒花

封曲檻短藤柔刺冒輕裳獨憐好景空留
偈回首風塵道路長

東塢李錄

水國奔忙日泛航為憐流景愛飛觴物華
為客留應久吏事勞人坐欲忘風氣逼秋
清棟宇月光塵暑薦霓裳南來未盡江河
興一望雲天萬里長

東洲崔桐

偶繫淮陰纜赴此群妙期超然入幽處覺
澄遊子思主人展年愛笑命華觴隨侵雲
啓高軒冒雨尋芳滋春日氣節佳解帶筵
更移攀崖坐危構俯檻得清池川寒細草
緣樹古深蘿垂牕暉含竹涼好鳥鳴遲遲
回首故人詠韶賞翻淒其成余宋玉悲愧
子鮑叔知心神忽千里尊俎安可羈黯焉
一迴策星月稀微時

嶼墩徐存義

半水跨虛閣雙山含草亭
客來渾得醉吾倦屢舒情
月坐荒荒白春行處處青
直疑泛蓬島欲訪安期生

積翠亭

大谷溫新

積水明於鏡新篁翠欲流
使君中結宇客子愛從游
烟雨雙橋映琅玕四座幽
定看

齊萬丈移向鳳池頭

元岡馬麟

亭裊千竿雨塘開半畝雲涼侵僂掌色暗
帶鉢池曛結翠搖書幌虛心憶此君何時
栽玉律清廟奏南薰

明厓張景賢

萬竿脩竹散清陰雨過涼生翠色深葉亂
春雲何嫋嫋影搖池水故沉沉題詩遍倚

風初度縱酒狂呼暑不侵
隔斷世塵容吏
隱此君應識草玄心

芝山吳擴

密篠翠烟蒸濃陰
覆草亭地偏雲冉冉
石細水泠泠歌枕翻
清籟長歌動杳冥
向來幽興劇作賦
擬湘靈

夏日偕石葵喬元戎飲積翠亭即席

敬賦二首

前人

海客尋盟至將軍命駕來青春何水部詞
賦謫僊才綺饌花間出文尊竹下開巖亭
邀落景更上御風臺

僊署晚網緼池亭花氣熏過橋逢積翠把
酒看流雲掩映新篁密踉蹌乳鶴群百年
叨讌賞奎壁煥人文

喜喬石葵吳芝山見訪留酌次韻奉

谷二首

歸德朱家相

江館逢迎少翩翩二妙來金符

天上寵

時喬有新命

白雪郢中才海鶴迎人舞筵花

照酒闌留歡情不極落日更登臺

騷壇金石奏僊珮蕙蘭熏共醉清淮月閑

看黃浦雲乾坤渾浪迹江海惜離群解贈

腰間劔龍光煥斗文

次韻送劉一軒北上

春風吹楚樹，燕子木蘭舟。
沙鳥當杯語，江雲捲幔浮。
銷魂黯南浦，擊楫共中流。
回首風烟迥，能無憶舊游。

送韓次固赴南都

黃浦溪頭新水生，清淮渡口片帆明。
百年意氣我何有，萬里雲霄君且行。
紫氣暫分星斗劍，青谿遙帶鳳凰城。
懸知後夜同明

月早遣雙魚浣別情

冬夕喜明厓見訪積翠亭小集次韻
寂寞楊雄宅能勞上客尋霜華巖龔座月
色澹穿林促膝茶烟歇論心玉漏沉世途
君莫問懷古一傷今

飲積翠亭送張明厓北上次元岡韻
二首

眷彼張平子相看意氣多風流凌鮑謝文

藻逼陰何使節辭淮海樓船指潞河臨以
湏盡醉擊節動驪歌

直北清光近淮南芳草多祗緣交謔重
柰別情何鶯燕遙隨舫旅蒲綠滿河天
憶同調一寄郢中歌

送馬元岡赴南部

宿雨淨炎氛江亭此送君風塵憐抱病霄
漢惜離群淮海水汎月鍾山五色雲何時

袂重把披豁共論文

積翠亭奉餞馮南淮尹德清

馮爲刑部郎以

讞獄事謫茂名尉轉今官

炎海憐孤憤臨溪喜量移才非黃綬吏望重白雲司桂榭渺然去春江空所思雲霄

飛鳥近遮莫嘆分離

臨溪德清縣名

春日飲望淮亭次一軒韻

高閣晴雲抱長淮春水來憑虛一以眺心

賞重徘徊戀

闕心千里思鄉酒一杯狂歌俱慷慨縹緲彩雲
回

一鑑亭奉餞吳芝山歸吳門

傾蓋情能洽臨岐酒易醺冥鴻元萬里神
劍忽雙分手弄中泠月槎浮震澤雲還山
有高調早晚及相聞

文類

清江船廠記

予鄉席君文同以進士出宰郟城入拜工部都水司主事奉

命分司清江船廠甫至興利滌弊多所裨益逾年稍暇即於廠旁及分司左右皆樹大扁以標識之又逾年代去乃考據漕船沿革次第走使過南京屬予爲之記文同爲政知所重矣清江船廠在清河縣之南距淮

安三十餘里因臨于淮水故名清江云其地平衍彌望曠然蓋南北一要衝也我

太祖高皇帝混一區宇定鼎金陵九州百夷任土作貢肆我

太宗文皇帝中靖家邦益隆繼述于順天府肇建北京爰命文武大臣各一員濬閘河通舟楫以省海運轉輸之半行之未久海運遂罷今所謂清江衛河二提舉司皆當時

成議以爲便宜可久者

累朝相承畧加損益至

英廟時江南江北始限爲船一萬一千七百有
奇清江十九衛河十一後清江該造運船
之數復析浙江南直隸等衛俾歸自成造
隸于清江者惟南京鎮江江北直隸諸衛
所而已每船價銀一百二十兩所徵船料
初取諸江西湖廣四川福建直隸徽州諸

郡縣民苦解納往返經年破產蕩家公私
俱困軍士亦徃徃有支料不敷展轉陪補
之患始有緣此而鬻子出息轉相逋逃者
有司具實以聞

朝廷采群議湖廣荊州府浙江杭州府直隸太
平府委部官抽分以充清江衛河造船之
用淮安抽分則令本司自領之通計每歲
例得銀二萬六百七十兩蘇淮揚三府人

匠銀三千三十兩每歲額造五百三十三
隻江南諸省府不在數內迄今遵守以爲
定規頃者總督漕運右都御史安福張公
總兵官都督同知合肥郭公奉

詔入

朝會同本部尚書曾公等首建大議復增入官
銀二千三百七十兩總計官給銀二萬六
千七十餘兩并各軍士原舊自辦銀二萬



二千七百餘兩總得每歲共用銀五萬餘
兩疲兵困卒頓覺少蘇此晁大夫所謂節
其力而不盡邵夫子所謂寬一分則民受
一分之賜者也夫論大計者不惜小費圖
遠效者不屑近功今計費而給之雖錙銖
必較計艘而督之雖沉覆不恤加以羅織
多事之吏爭銜虛名遠謗避嫌之人僅守
成案數運之後爲弊日滋吾恐軍民皆憊

上下匱乏不知何拯救之方通融之術可
以處此而後得耶嗟乎天地間財貨止有
此數不在民則在官孔子曰節以制度曾
子曰用之者舒正使劉晏諸人復用于世
千岐萬徑徒爾紛更吾聖賢言語足矣理
財之道要不過此庸系此于末簡爲清江
船廠記且以告夫將來從事者萬一吾
君吾相有問焉當執此以對此余日夜所有志

而愧未能也亦文同所以刻石之意也於
是乎書

弘治十四年歲次辛酉三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奉直大夫
前

經筵講讀官兼脩會典西克馬廷用書

清江廠題名記

國家分水部以外領漕舟此經國之遠圖濟世

漕船志卷八
之第一務也三代而上天子食于國中舟
車不出五百里外故周官隸司空者有林
衡川衡二官掌山林川澤之禁領漕之官
所由設也自秦而下罷侯置守天子有天
之下括四方之粟供中都之賦於是漕法
始講漕渠不可不濬漕舟不可不作而領
漕之官不可不之建也故歷代相承有都
水使都水臺都水監雖品秩異等沿革不

一大槩不出曰河渠曰舟楫二署二署相倚皆經濟邦家者不能缺其一也我

太宗文皇帝纘承

皇祖定鼎北平初從海運自後清汶既䟽始更

淺舟由裏河以達京師南于淮安清江北

于臨清衛河設二提舉司以職專造理是

即先代舟楫之署而經濟規模尤大焉者

天子尚念儲峙切邦家之昧舟楫適濟川之具

惟茲大計經理非人則利濟之功缺而失
乃事矣復于都水部各出郎官一員監領
厥事在永樂宣德間或遣郎中自景泰後
例遣主事額以三年一代代而往者其間
有陞藩臬之司有擢都臺之寄有位六卿
之列固將利濟于後先矣弘治戊午書來
監蒞斯厥詢訪前脩吏案腐塵姓名無紀
暇尋鄉廉憲石翰鄉大尹張玄卿僅得大

槩未究委曲苟求備而不爲紀述越後數
年益泯沒而無稽矣因序次而刻著于石
且虛其左方以俟後之官長庶方來者尚
賴此石而知名于後也登名于石者苟忠
于舟楫之具上利吾

君下濟吾民則後有覩斯石而目其名者皆曰
斯人也吾聞其人也其或生無濟于時死
無稱于後則後有目之者皆曰斯人也則

吾未之知也於戲石不能品藻乎人人言之臧否則因乎石人之言孰愈于石之言凡我同官之士無以側名于石爲榮恒以貽言于石爲懼則斯石也盖有不徒然也弘治辛酉春三月既望

賜進士第工部都水司主事遂寧席書記

濟川堂記

淮之清江厥舊有堂三間以叅漕務堂周

園有庫若干間中貯造舟諸物約數萬計
自末樂迄今十類六七中存三四星散四
隅不便防守冬官主事席文同來廠之明
年感視所儲積于無用欲爲脩葺懼財力
艱辛不可妄舉乃集監屬於廠下會計所
需僉曰舊廠過多今裁其中半計料尚有
七八中歟一二商利于廠者咸願成之雖
不請官錢可也供役之夫在廠有之造作

之匠在班有之雖不經有司可也冬官白
之都憲李公公曰可於是分官屬事卜日
即工踰再月而諸庫成踰三月而門厨成
又踰月而堂成堂成明年予適督餉事于
淮浦暇往視之因扁其堂曰濟川盖取大
易利涉大川商書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
之義也冬官作而辭予謂六軍萬騎一日
非粟可生乎不可長江大河一日非舟可

濟乎不可以是名堂可乎冬官默而笑然
有說焉名濟川者堂也克稱堂之名者人
也非堂也居斯堂者不可不勉冬官赧而
懼然有解焉濟大川者

大君事也作舟楫者大臣宰相事也於吾冬
官何有哉雖然萬斛之舟濁天之浪非百
執事者不可也此以名堂可也冬官請以
是記之

弘治十四年秋八月吉

賜進士第戶部主事前翰林院庶吉士蕪湖胡
燿書

大邑一鑑亭記

淮當南北之衝舟車商賈叢集舊制於清
江浦設工部都水分司行三十稅一法以
經漕船費財貨之勾稽脩造之支給官軍
之監臨少不自明厥心政率用憤正德已

卯子承乏出蒞其事政暇退息公署之東
偏燕居見南扃之外有舊池前使君席公
所鑿甫及泉而去繼者罔事脩飭遂至頽
圯爰命工加濬甃以甃甃僅半畝而方止
而平清而瑩品彙畢照仍構亭其上植四
楹三間而板其地以臨池朴素幽敞顏以
一鑑意非凭欄俯視以徒觀美也因念夫
理人者必先於自理已能反觀始足以觀

物吾有德心以德容見有媿心以媿容見
清濁淑慝舉無所逃必將以其平平其未
平以其清清其未清優游涵泳於天光雲
影間而後已莊周曰宇太定者發天光是
不出戶庭而得大觀也其一鑑之意如此
若夫池中有蓮有魚池外有二橋分左右
上各有牌扁曰鳶飛魚躍其南疊石爲假
山菴竹幽蔓結爲翠屏叢中爲碁枰山之

南有環碧亭雜植花卉果木清香襲人皆
所以助池亭之觀也客有過而飲此者樂
為題詠因以記屬客曰一鑑之理公所自
得尚何以記囑人予因述命亭本意漫記
之工拙要未較也

正德十四年歲次己卯孟冬望

賜進士出身承直郎主事餘姚陳煥立

葵亭記

嘉靖改元之秋予偶檢閱分司故扁得蔡
亭二字乃先督厥事貴溪姚秀夫所書筆
意瀟灑無塵俗態心甚喜之然不知亭之
所在意以為廢越二日符卿劉公乾訪予
于公署問曰蔡亭在乎予訝曰安在劉公
指視其地曰茲亭是也舊與寄寄亭同建
今寄寄尚存而茲亭易為環碧何興廢之
殊途也顧瞻左右而蔡亦告傾久矣予因

嘆曰茲亭建于三十年之前而是扁出於三十年之後復得符鄉以新姚之故志亦物理之遭際有如此者夫葵其心向日有忠之道也低覆其根又有知之道焉既忠且知是不可以泛長日矣遂與符鄉及地官李公錄飲于亭中乃易環碧于前置原扁于故處明日覓葵遍種四旁而葵亦秀起因感其物亦有知以副人意也故識之

命署

九宗

京口丁瓚記

虛白亭記

正德庚辰予承

命署事于清江公署之西有隙地舊有小亭時
已蕪圯適我

武宗南征師旋奔走遯送未暇脩葺明年辛巳
始得構亭于故址不雕不飭惟朴以堅去
亭丈許環以竹木以助幽致其中曠然而

虛瑩然而白少憇于此則真境內融物誘
外屏遂名爲虛白三峯朱君來適至問曰
名亭之義何居予曰人心本虛有欲則窒
窒則物得以實之塞礙褊狹而無所容昏
昏冥冥終必歸于坑坎而後已也惟虛則
定靜定靜則光明由是可以盡寒暑晝夜
之變由是可以盡風雨露雷之化由是可
以盡性情形體之感由是可以盡飛走動

植之應豐蔀之障不立而繩束之煩不擾
矣三峯曰聖人不以虛爲道不以虛爲德
道德不虛子奚尚乎予曰人心不通謂之
窒不明謂之暗暗也窒也有欲故也且天
下之物兩實不能以相致能致其實者惟
虛而已虛以生其明明以擴其虛是故名
位貨殖不能以誘我者以其虛也不能以
磨礪我者以其虛也其能有以馳騫奔跲

我者乎不然則物皆得以乘之於是起居
言笑皆有蒂之私也何以通乎人心而光
被天下也哉三峯曰然則斯亭不特爲遊
憇而設也請勒于石以俟同志者何如予
曰此特述名亭之義云爾其他非敢僭妄
者是爲記時

嘉靖二年歲舍癸未春王正月旣望丹徒
點白子丁瓚敬夫甫記

重脩清江漕船志序

清江漕船廠故有志作於弘治間正德庚辰冬官郎丁君敬夫來視廠事以志乞弘治辛酉而近事或闕如也乃重加脩訂又比郡史例以地產文獻附焉將入梓屬予序之序曰我

國家漕運之詳矣斯志所載爲類不一乃獨揭漕船以名之何與志所先也亦猶周官大

司馬掌九伐之法而官以馬名非馬之外
無所事也兵用莫如馬也兵行無馬是爲
徒手搏猛獸然則漕運非十萬之衆詎能
籩糧越江河之險邪故曰志所先也且始
作舟楫以教萬世者誰與吾聖人之徒也
是故其法有四焉天時地氣材美工巧合
是四者然後可以爲良而不然者聖人之
所不用也

國家設專官以理運舟處之上游比其材美又

分郎署以監之此其意亦唯欲適於是法
焉耳吾不知去媮窳以謀經久果皆如古
之法而非苟且一時之爲者否與予竊悲
夫兵民交困而骫法者之百出也議者謂
造舟之害成化以前民當之其後漕卒當
之至不得已始征稅於商夫商與漕猶夫
民也以民所不堪而移之漕又以漕所不

堪而移之商豈得已哉今商征不減而漕
困未紓當事者有憂焉而於是書也三致
其意矣予意漕卒可用也不可困也商可
征也不可益也是在去其所以爲蠹者而
已天下之事坐視其弊而不爲之所則其
後漸不可爲或遺智者之憂且啓好事者
更張之過以其徂於積習也一旦從而爬
梳之剔抉之則衆必不樂而怨謗乘之以

起守不足者或怵於利害而沮於中道夫
不為以益其敝與能為而不克終斯二者
皆過也乃若深知其故而慎為之圖施為
本末具有定論不亟始而亦不怠於終惟
自信不惑者能之然此又可多得也哉敬
夫為清江三年盖用此道雖間有沮撓而
自信不惑其為斯志皆身所已試而意所
獨得者承其後講而行之未必無補也敬

夫京口人嘗受學於兄補齋先生故持論
不詭於俗如此云

嘉靖癸未夏四月之吉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

經筵官同脩

國史准陰蔡昂書

崇景堂記

工部尚書郎王泉邵子分署吾淮之清江

浦歲餘厥政孔脩而崇景之堂適成乃遣
禮幣詣元山居而致狀曰夫子道在天下
教及萬世如日麗天如水行地故其祀也
與天地終始雖蠻戎狄貊罔不尊之則其
崇景之思匪吾人可得已也浦去郡治叵
遠僻罔克與厥丁祀以識崇景之思且復
琳宮梵宇在吾道斥逐之者紛然相望而
夫子之祠茂有作之嗚呼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衛吾道者可不加之意乎經濟奉

明天子命蒞厥載師于茲朝瞻夕惟茫無所依
恒用切于懷虞勞虞傷作之無繇也爰度
署居蕪彼左隙乃遷右圃之間亭後隅之
逸室以飭之堂宇既成中位夫子而配以
附焉乃竊風詩之意顏之曰崇景識吾瞻
仰之心云耳子曷名言以紀厥意以俟後
之愛禮者益大其規則幸矣元乃嘆曰偉

哉崇景之堂之建乎其君子反經之心已
乎反經云者正本清源策之上也策之上
者道之幸也堂之不可不建也明矣况建
而不至勞吾民傷吾財尤爲善者顏堂之
意狀言備矣元復何言元因是而探子之
心所未發者以塞子之請可乎子之分署
吾淮也例以三年之久北望

吾門南望親舍地之相去各數千里吾之一身

官寄于茲寧無思乎思之所係崇景爲大
故一登斯堂儼然如見我聖師焉則忠孝
之心不能自己職已脩而益脩功已懋而
益懋仰不愧天俯不忤人以期不負

君恩親德與師之教焉爾夫然則吾心與天游
一息罔怠崇山可仰景行可行而吾道之
堂巍然日高煥然日新在吾方寸中英元
不佞倘以元言近道請付石工庶不爲石

清州志卷八
三十
累而元之言亦藉此以垂不朽云

嘉靖九年歲次庚寅仲冬吉

賜進士第亞中大夫山西布政司叅政前監察御史淮陰李元讓

書崇景堂碑陰

堂之有記紀也紀厥初以詒終也紀之以碑俾終有紀也紀則載載則傳焉語曰可墟可攢可滄可桑而垂之金石者未可泐

也故曰金石者百世之珪茲堂之剡之繇
春山藩侯記言腴矣曰堂者三曰亭者一
右以致齋左以授館而胥以三垣以環之
池以堦之水澤既鍾芹菰相匝而祀可衍
矣迺捐金焉範鼎者三以煇也範觚者六
以甬而共也範爵者十有五以成獻也奉
其几案敝其匪祝修其尊缶潔其中罍縣
其鐘鼓爲籩者八豆如之爲登者五劘如

之識以歲時款以堂名緝以除門嗣以糴
薈而祀可視矣后之眎是祀者或有啓焉
而弘其規而詳其制則存羊之意不無所
補云

嘉靖九年歲次庚寅仲冬望日仁和邵經
濟書

濟漕志補畧序

政典有常不容紊也君子不自異也政法

有變不必齊也君子不盡同也故夫畫一
之守才譽逾光更張之調時機勿失而世
方以詭隨爲同矯誣爲異者亦遠矣哉夫
天下之治不能久而獨善而况夫財賄監
司弊風夷射逆遏而豫防之難矣淮安清
江廠督理漕艦權征商貨帑蔽出納歲計
不貲而綜理防檢之大凡所謂漕船志者
蓋彙與也比數年來宏綱式昭而遺奸日

起工曹郎浙杭邵君仲才繼司廠事且三
年矣清才遠猷雅不自用考諸志蓋席元
山其主盟有師承之道參諸時蓋張呂二
君子其同志有友輔之益調停潤色增美
前休事陳義意物立章程法斯備矣屢變
而終歸不紊小異而無妨大同志補所以
作也防民為遠明志為潔取善為公覺人
為厚有君子之道四故序以歸之

嘉靖十一年春三月

賜進士通議大夫南京刑部侍郎前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奉

勅撫視江浙等處地方淮陽胡璉序

濟漕志補畧序

經濟薄劣奉

命役于淮三年昧于事事弗足以身茲役而歲
深焉疲神殫慮或攄一得于興革者一遵

昔賢元山公建置漕船志之紀陳不敢執
一私見生一厲階雖然能必其弗背載師
梗后役不耶于時代矣事往矣委諸或曰
心之邪也存于政政之緒也昭于紀紀斯
載載可考焉曷委諸且二三君子夙董茲
役政良善殷近可式法而重脩之志有弗
逮者子代且委焉非所以存政也盍彙諸
以竢后考經濟敬承緝畧如左名曰濟漕

志補云

嘉靖壬辰午日仁和邵經濟識

蕪山亭記

嘉靖乙未客有過清江水部公署者問曰
亭名蕪山何曰墻之東巍然而高者非亭
乎隆然而起者非山乎故名曰東山亭池
之南巍然而高者非亭乎隆然而起者非
山乎故名曰南山亭斯亭左顧前盼對焉

若賓附焉若從實兼是二山二亭者故名
曰兼山亭客曰嗟乎亭固舊也意義固淺
而近者也曰予固欲仍夫舊亭也固欲淺
近夫意義也天下之物不必已創之爲美
凡物之名不必廣引之爲奇撫景寓目觀
物賞心足矣是故登東山之亭則歌曰我
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周
公固亦勤勞矣乎登南山之亭則歌曰節

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我
將得不爲師尹矣乎由是息駕於蕪山之
亭則又誦曰蕪山良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我將有良腓之思矣乎學以察理養以澄
私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湛一敦厚篤實光
明則天下之理得可以蕪三才而兩之矣
奚以二山爲哉客曰舊名一鑑環碧語諸
水也專言諸山何曰良言行止用蕪之矣

是故仁則未嘗無知靜則未嘗不動夫是
之謂一神兩化之道也客曰吁子固庸心
於良身之學而取則于公旦之業者乎曰
此誠予之願學而未能者耳因次第其言
而記之

嘉靖十四年歲次乙未孟冬吉日

賜進士承德郎工部主事餘姚徐存義撰

重脩工部廠記

陳子奉若

明命董厥清江厥事至之日達觀于堂于寢于
門庫庖福荒圯弗治蓬蒿蔚如仰而歎曰
時余之責也顧靡財則謗興動衆則怨集
人其謂何旣又嘆曰庸何恤哉夫事有小
靡而大益暫動而末息者昔人爲之矣矧
曰余責庸何恤哉詢于衆僉曰惟允迺諏
七月之吉掄材伐石召匠傭夫丹堊畢施

繩墨攸正三閱月而落成焉爲屋以楹計者百有五十爲垣以堵計者二百有八十爲門六爲神祠二爲綽楔一提舉公廨以棲官吏者屋凡四十二楹門二物鮮暴殄人咸用情跂如翼如化舊爲新矣于是顏其堂曰鑑空衡平著志也財猶臆也污焉甚矣靡公靡明敝其用滋故君子秉鑑所以自照也持衡所以自準也示民有則也

門之中曰仰極著向也堂負離而抱坎也
門之外曰司空行署余權課之暇時一臨
焉以攷事也嗚呼茲余弗獲已之政也后
之君子嗣而葺之庶其有未乎庸書于壁
以紀歲月

嘉靖十五年歲在丙申冬十月吉

賜進士出身工部都水司主事通郡陳堯書

新建清江書舍記

清江介于山陽清河兩邑之民萃焉去治
各三十里士之願就校師者苦終歲裹飯
濡遲家食輒貳崇功之志石憲張令逝賢
科鮮著雖有穎慧之資兼博之才義聚日
踈追琢未逮似或歉於大成耳選承

朝命蒞事淮濱稅舉諸屬咸稱職司得樂公務
之餘偕二三子討繹夙肄繼而朋來益衆
底止靡容爰謀築舍水署之東隙地曠夷

乃定荒度捐俸市植匠斲率力經始於辛
丑二月閱四月畢緒外爲門曰清江書舍
中爲堂曰文會後爲軒曰退省翼堂之左
右計楹十二則諸生所寓也仍於書舍南
置地數十畝以爲理葺圯毀之需而書舍
可末矣夫古之制邊也假士假候皆擇其
邑之賢材有護者試民於射法教民於應
敵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

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謹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前聞不還踵也選不佞差有一日之長義學訓蒙復創書舍集清江之士躬自導迪講題改課暄寒不廢亦既倣古制邊之紀矣至於互相砥礪互相切磋務成居肆之事如制邊之前聞不還踵云者則責固有也所歸也希驥之馬即驥之乘希顏之徒即

顏之倫在乎加之意而已是故登文會之
堂則敬業樂群舍已取人毋類于小慧毋
愆於乾餼斯可謂之文會焉爾也登退省
之軒則檢身克己寡過未能默而成之不
言而信斯可謂之退省焉爾也愧於屋陋
厭見肺肝作僞心勞枉此宮墻之美者名
曰自欺鑑空故照水虛故受若執已見之
偏弗能遜志觀理以求精微高明之致者

名曰自是以筵撞鐘以管窺豹嚮象幾何
訑訑之聲音笑貌拒人千里不可與入堯
舜之道者名曰自足自欺則罔矣自是則
蔽矣自足則畫矣罔也蔽也畫也非所以
語吾文會也非所以語吾退省也盍相與
勗之哉是爲記

嘉靖歲在壬寅仲春吉日

賜進士出身工部都水司主事餘姚葉選立

(B)
083
0079
v.51-56
[no.61
0528913

名曰自是以遂撞鐘以管窺豹舉象幾何
訑訑之聲音笑貌拒人千里不可與入堯
舜之道者名曰自是自欺則罔矣自是則
蔽矣自足則畫矣罔也蔽也畫也非所以
語吾文會也非所以語吾退省也蓋相與
勗之哉是為記

嘉靖歲在壬寅仲春吉旦

賜進士出身工部都水司主事餘姚葉選立

(B)
083
0079
v.51-56
[no.6]